



# 到劳动战线上去

DAO LAODONG ZHANXIAN SHANG QU

本社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# 到劳动战线上去

本社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到劳动战线上去

本社编

\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78号

国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\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 6/16 字数：

1958年8月第1版

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,000

统一书号：T10077·889

定价(5)1角1分

529

## 前 言

去年冬天，党發出“到農村去！到劳动战綫上去！”的号召后，全國各地立刻掀起了一个上山下鄉的热潮，特别是机关干部、文教工作者以及其他知識分子，都要求能有深入基層、深入群众参加劳动的机会。

在这样一个高潮中，文汇报“筆会”發起了“到劳动战綫上去”的征文，要求大家在下鄉、下厂以后，通过具体事例來寫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。当时收穫很大。有一千多位在劳动中的讀者都來应征。他們中有些人才下放几个月，有些人則長期在農村或工厂中落戶。來稿的題材丰富多样，但大家的結論是一致的：劳动是一樁光荣豪迈的事業，通过劳动，自己得到了鍛煉和提高。

收在这个集子里的 13 篇，曾在去年 11 月至今年 3 月間“筆会”發表。

現在征得該报同意，彙成一集。这些作品尽管取材不同，寫法不一，但每篇都有它的意义：“推棉花包”寫領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來改变自己的思想作風和工作；“假期”和“上楼”寫知識分子在劳动中怎样和農民打成一片，學習劳动人民高貴的共產主义品質；“新來的女防水工”寫干部下放后學習劳动的热情；“江老头”寫一个原來就是劳动人民出身的縣委書記，現在又欣然回到農業生產崗位來参加劳动，他在抗旱中，“整整有半个月都是摸黑起床，披着件旧棉襖打着手电，冒着刺面的冷風，到六里外

的后山边去挖溝泥，跟大家一塊兒車水。”从这些文章中，我們看到了他們参加劳动与劳动人民結合中思想感情的变化，同时也使我們深刻体会到在劳动中的动人事迹确是很多的，这本集子是在劳动中文藝創作的萌芽。

現在全國知識分子在党的領導下進行自覺革命；文藝界的一場深刻的兩条路綫的斗争，正在轟轟烈烈展开。有出息的知識分子都通过思想改造、通过劳动，奔向紅專大道。在全國各地的工農業劳动战綫上，工農群众正在鼓足干劲，掀起生產高潮，進行技術、文化革命，下放干部、知識分子同他們一起生產劳动，進行自我改造。劳动中新人新事正像排山倒海似的涌現出來，寫作題材“俯拾皆是”。能够寫作的人應該繼續把这些新人新事寫出來，教育自己，教育大家。

“筆会”这次征文中，發現許多人是过去不經常寫稿或甚至根本沒有寫过稿，現在都拿起了筆。劳动給他們以无限力量，創作事業已不为少数人所專有。这一現象就意味着在生產大躍進的基礎上，寫作隊伍正在跟着劳动大軍的擴展而壯大。我們的創作事業也將得到太大丰收。

編 者 1958.5.20.

## 目 次

### 前 言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|
| 推棉花包.....      | 黃宗林 | 1  |
| 学徒.....        | 农 弟 | 5  |
| 新來的女防水工.....   | 李 南 | 8  |
| 她的一双手.....     | 吳宗唐 | 11 |
| 江老头.....       | 陈国良 | 14 |
| 一塊扯下來的衣襟.....  | 苏 彦 | 17 |
| 假期.....        | 刘志坚 | 19 |
| 放牛.....        | 刘 萌 | 23 |
| 挖冬笋.....       | 董 之 | 27 |
| 学劳动.....       | 赵礼存 | 30 |
| 新伙伴.....       | 方 舒 | 32 |
| 來到了最需要的地方..... | 鍾伯玉 | 34 |
| “上楼”.....      | 未 曲 | 37 |

# 推棉花包

上海國棉一厂厂長 黃宗林

早晨七時半，听完了調度電話，我換上了工作服，走到棉花倉庫。

倉庫前面的空地上，整齊地排列着廿多輛老虎車，旁邊堆積着几百包棉花。十多个扛棒工友穿着工作服，三五成群的談着。運輸工作即將开始。

工人們見了我点点头，像往日一样招呼說：“厂長，來啦！可是看棉花的？这二天新棉花來了不少……”

我向他們說明了來意。今天我是参加劳动的。接着，十多双惊奇的眼睛从四面八方看着我，一半是猜疑，一半是喜悅。

“厂長，歇歇吧！你工作忙，这粗生活是我們干的！”老工人嚴清林先開口了。

年青的小王發出爽朗的笑声，大声說：“厂長來干活，这可不簡單，我們也光荣呀！”

三、五个工人吹着口哨从棉包上跳下來，整理老虎車的繩索。推棉包的工作快开始了。

科長老韓也來了。我們揀了二輛老虎車，試了試車輪的滑勁，准备往上裝棉包。

“这棉包怎么裝上老虎車呢？看样子一个包子有二百斤重。車子是推着省力呢？还是拉着省力呢？去問問工人吧，又不大好

意思，厂長連这么簡單的操作都不知道。”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地埋怨自己，过去到倉庫里檢查工作怎么一点不注意。

棧司小朱看見我在旁边摸索，似乎了解了我的心情。他热情地跑來指点：“老虎車直起來，車頭挡板从棉花包底層插進去，左脚踏着車脚柄，使勁往下一踏，棉包就上了老虎車……”我照着去做，果然不錯，棉包不費力的上了老虎車。

开始老虎車在手里总是拿不穩，有些搖搖晃晃的，大概由于杠杆原理的关系，二百斤重的棉包推起來并不吃力。跟着杠棒工友的脚步，我順着厂房大道走着。兩旁揩檢室的窗戶里伸出了十多个人头。他們是正在擦洗机器零件的保全工人。

“厂長推棉包了，这可是希罕事……”

“听说要整風了！干部要被批評了，大概是下來劳动躲風的”。

“不要瞎說，我看不是这回事，不过，領導干部只要能下來了解情况，帮助我們解決問題，就可以了，何必劳动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噉噉的議論声，隱隱約約的傳到我的耳边。从汗水模糊的眼鏡里，我抽空抬起头，看到窗子里几个青年鋼絲保全工人在指手划脚的說着。这时，我身上已經出汗了。推二百斤重的棉包并不是容易的事。

車子快走 upward 通向車間的斜坡了。杠棒工人老吳，長長的个子，穿的碎布条編成的草鞋，手里拿着四、五尺長的鉄鈎，站在坡台前。坡斜有卅度左右，一人高。我搖搖擺擺的推着車子踏上了坡台，快到坡頂时，手臂上很吃勁，脚底有些滑，“不要滑倒了，出公伤事故可給人家看笑話，这是参加劳动呢！”我心中又急，又在胡乱的想着。突然，一根很有力的鉄鈎在背后伸展过来頂住了棉包，我仿佛輕松了一大截，手臂也有了力，在鉄鈎的帶動下我一

股勁上了坡頂。在轉彎的時候，我回頭一看，老吳張着嘴在笑呢。

車間里尽是機器與棉包，留出的路很窄，推着車子在車間里走可費勁。向左轉要拉着車子，向右轉又要推着車子。從大房間推到小房間下坡台還要留一把勁，防止滑溜。

推了十多趟棉包，我身上的衣服已脫掉了好幾件，帽子也戴不住了，兩只手臂及小腿肚有些吃力，面孔是紅紅的。但是我偷偷地瞟了走在我前面的扛棒工一眼。他是若無其事的哼着調子。老虎車的棉包至少比我多一個。

休息室里煙霧弥漫。這是一個樓梯下層的過道，四周密閉，僅有一個矮小的門。因為倉庫地方不讓吸煙，這個休息室經過改裝後就成為吸煙室。我和兩個工友彎着腰走了進去。裡面的五、六個工人站起來熱情地招呼：“廠長，歇歇吧，該吸口煙啦！”不約而同的送到我面前有幾支香煙。工人的熱情勁兒可和剛來的時候大不同。我吸了兩口煙，坐在我旁邊的老吳開了腔：

“廠長，大伙兒都在這裡。我們有一個意見。我們一天生活做下來，二只膀子與腿最吃力，年紀大，就想熱水里泡一下，肌肉松快一些，現在浴室里裝的是蓮蓬頭，可就是不對勁……”

“醫務室盡做一些糟糕的事。講衛生是好的。可是，湯池為什麼要取消呢？一點不考慮工人的需要。”棧司小朱講話有些偏激，仿佛對醫務室很有意見。

老吳的意見可使我想起了十多天之前，韓科長向我提過這回事。“怎麼一下子把這件事就忘掉了”，我心中有些責備自己，同時听听工人的意見，改建浴室這件事是有一些缺點，自己也懊惱起來，“當時決定改建浴室怎麼沒关照公共事業科找一些老工人開開會，听听反映呢？”

“廠長，錢也不要化多少，池子可以做得小一些，有十多個人洗就可以了”。房間里的人活躍起來了，七嘴八舌的，有的人批評

公共事業科不好，太官僚。有些人干脆研究浴室应当怎样改法。我答应他們考慮這個問題。

休息以後我們繼續送棉包到南紡清花間，同時從筒子間把棉紗運到倉庫里來。這回用的是大場車，四個人推一部。我們一面推着，一面談着。老吳向我介紹推車的經驗：“人不能低着頭往前走，這樣前面軌道上有人看不見，會出事故。在後面推着塌車的人要拉一把勁，防止太急，煞車煞不住，撞了人……”。小朱告訴我：“老虎車要抬得高一些，不然車腳柄會打腳後跟，弄得不好會出血。”聽到這裡我心里想：“推車可不簡單呢！可不是我腳後跟被車腳狠狠的打了好几下，到現在還有些疼呢”。

南紡看我們推車的人更多。一個擺筒管的工人跑來送給我一張紙條子，馬上回頭走了。我抽空打開小條子一看，上面寫着：“……我看到廠長參加勞動，心里很感動。我本來認為擺筒管推車的沒有出息，工作不安心，今後我保證好好工作。”我看了很感動，我不過才推了几个棉包，工人就這樣熱情誠摯的看這件事。我真懊悔為什麼不早一些參加勞動。

清花間車間主任、支部書記也坐不住了。他們先是在旁邊看着，後來他們爭着推起棉包。工資科的小周下車間聯系工作，也熱情地推了二次棉包。推棉包的干部愈來愈多了，几个杠棒工倒沒有什麼好推了，他們在旁邊指點着，有的工人拍着手爽朗地笑起來。我們也笑了。愉快的心與心溶化成一片。

推筒子紗的路是一片爛泥地。車子在上面顛簸不平。筒子間的門口有一個斜坡，這個斜坡很陡，幾乎有六十五度，我推棉包急轉彎，如果沒有別人拉一把，准定會出公傷事故。杠棒工老嚴告訴我：“意見已提了一個多月，到現在未修好。下雨天更糟糕。”

我整整的勞動了三個半小時，推了卅多個棉包與筒子紗。下

午我們召集了有老工人參加的會議，研究了浴室，推筒子紗的爛泥路及斜坡的修建工程。由於工人參加討論，發表了很多意見，改建工程採取了節約的辦法，不到一個月，這些問題都解決了。

從這個時期開始，每逢星期四我們就參加勞動，五個多月以來，我勞動了廿多個工種。我獲得了許多以往不易獲得的東西。最使我難以忘懷的是工人的真誠樸實的感情。這是一場多么深刻的教育呀！

## 學 徒

### 農 弟

走到加工廠木制工段模板現場，就會看到一個瘦長個子、白淨面孔的青年人。在他那整潔的藍色的工作服口袋里，經常裝着鋼筆、鉛筆、日記本子和米突尺。他的工作時間，有一半是用在寫、划上面，他的圖划得非常清楚、美觀，甚至比翻樣師划的還要好。誰都認為他是個高級技術工人——起碼也是個六級木工。你看，他在砍木頭。唉！怎麼斧頭總是砍着馬凳？啊！這下子砍過了墨綫……尺又從口袋里跳出來，掉在地上。快點拾起來，不然，再過一會鉋花會埋着它的。啊，好了！老師傅空下手來了，耐心指點這個青年人。你看，老師傅砍木頭砍得多麼利落！

你說這個青年人是誰？原來他就是新來的學徒王正川。

王正川是今年在西安建築工程學院畢業的。當他拿到畢業文憑以後，就被分配到武鋼工地來實習。實習嗎，是每個當學生的人踏上工作崗位的第一步，誰都要經過這個階段；也都希望早點走完這一步必經之途。可是他們同來的二十一個人中，就有六

个人不願走这个階段，甚至有人想再轉身去學習几年，王正川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。

經過實習教育科長的几次說服教育，和团小組会上的帮助，这五、六个人才勉勉强强的下到小組去当学徒。但是各人心里各有主意。王正川的主意是：“目前大勢已定，鬧也不能解決問題，反正混过兩年，总少不了我个技術員！”

当王正川第一天來到加工厂木制工段刘振雨小組时，刘老师傅就拿着鉋子，誠心誠意地告訴他鉋子的構造和使用方法。王正川心里却暗暗好笑：“哼！这有什么了不起，它的構造我画都画得出來，还要你講！”可是当他拿起鉋子鉋木头时，才知道厉害。鉋了老半天，已鉋过的木头还不如沒有鉋过的平，像狗啃的一样；两个手膀子却已痠累得再也抬不起來了。

晚上，王正川躺在工棚里的竹板床上，翻來复去地想着。想着他在校时理想中的工作：坐在三層洋房工程师的皮椅上，伏在寫字台上繪制工程圖……但当他想到白天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时，又覺得参加实际工作有点兒意义。想着，翻着身，翻着身，想着。沒想到架在圓竹凳上的竹板床同人一起翻到地下，这又給他增加了不少的煩惱！

第二天，刘振雨小組的工作任务是到二号厂房去安裝屋架，本來在今天这样的場合中，学徒是帮助抬木料的。但是刘振雨为了照顧王正川的体力，就分配他做些管理工具的工作。沒想到这个工作他都勝任不了。

“小王，把下面的釘子送上来，注意，是五寸的大釘子。”刘振雨在屋架上，一面敲着釘錘，一面把手做成一个喇叭筒的形式套在嘴里向下面喊。

王正川拿起釘子，从一層層的手脚架上，向厂房頂走來。开始时沒有什么；当他走到第二層手脚架时，心里有点着慌了。他

心里知道：“这是一种物理现象，只要~~渡过~~一个时期是可以克服的；人家工程师、工长……不是也在上面指导安装吗？我要是当技术员还不是得上去！”于是他又鼓起勇气继续向上走。当他走到第四层脚手架时，眼睛已看不清哪里能踏，哪里不能踏。他再也不能向上走了，只得昏沉沉地坐在脚手架上。这时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：“怎么啦，小伙子！累了吗？”他清醒过来，一看，原来是刘师傅。他的脸发烧了，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。刘振雨从他手上接过钉子笑着说：“下去吧，不然工具会被别人扯乱的。”

这时党委书记同总工程师正抬着一根大屋梁从第三层脚手架上来。那么重的木头他们抬起来还满不在意；走在那么高的脚手架上像走平地一样。王正川心里暗暗佩服，这两位领导同志居然有这种本领。

晚上，王正川第一次参加了刘振雨木工小组的整风学习会。在会上大家对各级领导提了不少的意见，这些意见归纳起来有百分之八十是对技术人员提的。意见特别多的，要算1955年和1956年从大专学校毕业出来的——现在的工长。因为他们不虚心向老技工学习，光凭自己在学校里从书本上学得的一点知识，主观武断，造成几次严重的返工和浪费的事故。工人们把这些具体事例都写成了大字报。这虽然是“整”别人，但对王正川来说，结合这两天在工地上所遇到的一切，真比上十堂政治课还要好。

散会后，王正川躺在床上静静地想着，也许是接受了昨晚的经验教训吧，他很少翻身了，就是翻个把，也很斯文。“大学生当两年工人是不是浪费？”他又在考虑着他的老问题。“不会吧！要是真的如此，党和政府也不会这么号召……党委书记和总工程师不也参加了体力劳动吗？……假如我一出校门就是技术员或工长的话，我连一个高点的脚手架都上不去，怎么能去领导和检查工人的工作呢？……”

第三天早晨，像往常一樣，藍色的天空，萬里無雲；工地上：汽車在奔馳，瓦工在砌牆，混凝土工在澆灌，……鋼架上仍然閃耀着藍色的火花。但這一切對王正川來說，都覺得很新鮮。他帶着好奇的眼光在四處張望着。這時劉振雨也來上班了，王正川跨步迎上前去，握住劉振雨的手激動地說：“劉師傅，為了咱們共同的事業，請您耐心地教我吧！現在起，我要求一切從頭學，還是從鉋子學起！”

劉振雨高興地拿起鉋子一面做示范，一面耐心的講着。王正川像在大學里念書時听教授講課一樣，把劉師傅說的話一句句的記在日記本子上……。

日子過得非常快。看看王正川來劉振雨小組一個月只短兩天了。深秋的傍晚有點涼意，劉振雨和王正川走出廠門，就很快地把挽在手里的外衣穿上。他們师徒倆邊走邊談着。簡直像父子那樣親密。只听得王正川說：“這一切都歸功於您，劉師傅！”

“說啥話，要是沒有你的理論基礎，我一個人能創造個啥！”

“……”

原來他們师徒倆最近共同創造了一個架鉋，提高工作效率兩倍，解決了木工段鉋立面模板達不到定額的問題。

1957.11.20于武鋼工地

## 新來的女防水工

李 南

工地的防水工程隊，新來了一個女工，是剛從學校畢業的大學生。細高個兒，兩條長辮子垂在肩後，走起路來不緊不慢，顯得

很斯文。她來到防水工程隊里，隊里的一個愛開玩笑的小伙子，在她的背後指指點點，小聲笑着說：“喂，伙計們，聽說過沒有？大學生也來當防水工，而且還是個女的，用不上兩天，管保得叫油煙‘噲’跑了。”新來的女工小黃，裝做沒聽見的样子，沒搭言，覺得很不好意思，臉上一陣陣熱呼呼的。

小黃這個二十二歲的姑娘，表面上看起來，好像是很斯文，其實，她心裡早就下了當一個名符其實的工人的決心。無論別人怎樣說，她還是抱着“往後看吧”的態度。

上班還只有四、五天，小黃就有点支持不住了。老防水工熬瀝青時，不戴口罩都沒什麼關係，可是小黃呢？戴上厚厚的口罩還有些頭暈，腦袋裡像灌進了一塊鉛，顯得很沉重。當她握着油勺熬油的時候，眼前直冒金花，除了油煙，別的東西都變得模糊起來。怎麼辦呢？請假嗎？這個時候，在她的耳鼓裡，仿佛又響起了剛到隊里時，那個調皮小伙子說的話：“用不上兩天，她管保得讓油煙‘噲’跑了……”“不要緊，堅持這一個階段就會習慣的，”小黃在心裡這樣提醒着自己。她咬咬牙，堅持過來了。

熬油時，油一濺到身上，就凝成了小硬塊，小黃的新工作服上，沾滿了油污。雖然穿的是工作服，可是她總覺得弄髒了怪可惜的，所以在用溫度計檢驗油的溫度時，躲躲閃閃的，耽心油會濺到身上。防水工隊長老楊，看見她這個樣子，有点不順眼，生硬地說：“給我吧！”從小黃手裡接過了溫度計。小黃看見隊長生氣了，難過地站在老楊身後，差點沒流出淚來。下班以後，小黃回到宿舍裡，偷偷地哭了一場。當工人怎么能怕髒呢？意識到自己錯了。

小黃的垂在肩後的油亮的長長的雙辮，她自己非常愛惜。沒事的時候，總愛拿在手裡搓弄着。有一次往油桶裡倒油，小黃肩後的那雙長辮一不小心，垂了下來，掉進油桶裡，沾上了瀝青。下

班后，小黃對着鏡子把辮子端詳了好半天，頭髮沾上的瀝青已經成了硬塊，在臉盆里洗了一下也洗不掉。把辮子剪掉吧？有些舍不得；就从帆布箱里找出一頂舊藍布帽，把辮子盤到頭上，戴上了帽子，可是拿起鏡子一照，帽子被頭髮撐得圓鼓鼓的，頭上像頂着什么东西似的。她狠了狠心，用剪子“咔嚓咔嚓”把辮子剪掉了。

工地上準備鋪設地下室的麻布瀝青防水層，可是運到現場的麻布不合乎要求，必須重新在工地熬制。這一天下班的時候，隊長老楊叫小黃等一下再走。“小黃，我們要熬制很多麻布，我想出一種手工機械，你看怎麼樣？”說着，老楊在地上用一塊小木棒簡單地划了几下。小黃仔細地看着，思索了一下，對老楊說：“好吧，試試看。”

晚上，小黃為了不影響同寢室同志睡覺，把電燈用報紙遮起了一半，精心地畫好了一張草圖。第二天，木工照草圖做好了。使用了好幾天以後，熬的又快又好。防水工漸漸覺得，小黃是個肯干的姑娘。

隊里討論鋪設立牆麻布的施工時，小黃提出用“澆油法”施工。隊里的一個年紀最大的老師傅不同意她的意見：“小黃，不要想得太容易吧。”小黃自己呢，只是從書本上找到的根據，能不能行得通她自己也沒有把握。隊長老楊同意把這種做法試一試。

在試驗操作的第一天，小黃的手被滾燙的油燙傷了，當時就起了黃泡，小黃疼得直咬牙，沒讓眼淚流出來。操作結果很好，油又勻，鋪得又快。第二天，小黃手上纏上了紗布，帶上了膠綫手套，又來上班了。隊長老楊和隊里的師傅們都勸小黃再休息一天，小黃笑着對老楊說：“這點燙傷不要緊，上次你燙的比我还厲害，你不是也沒休息嗎？”

工地的施工一天比一天緊張。防水工們也是一天比一天忙。

由原來的兩班作業變成了三班作業。一天晚班，正趕上隊里有一個師傅請了病假。老楊站在地下室的地板上急得直搓手，工期是不能拖延的。小黃剛值完中班，還在工地上清理工具，她聽說晚班要干不成了，就跑到隊長面前說：“楊隊長，我接着干晚班吧。”老楊皺了皺眉頭：“不行。你們女同志接連干兩班會支持不了的。”小黃現在已經不像剛到工地時那樣斯文了，把短髮向腦後一甩，大聲笑着說：“楊隊長，決定吧，我接着干。”說着就跑到工具庫把剛脫下的工作服又穿了起來。

我們的工地天天都在變化，一座座腳手架拆完的時候，出現了一座座新建的廠房。工地上的人也天天都在變化。像小黃這樣的女工有多少呵！她們的手由細嫩變成粗糙；她們的心由軟弱變到堅強。

我們的工地正在成長着新型的工人。

1968.1.武鋼礦區

## 她的一雙手

廣州造紙廠第二抄紙車間 吳宗唐

機器在飛快地轉動。整個車間是一片轟隆轟隆的響聲，熱鬧極了。不知是因為這台機器離我最近，還是因為我特別喜愛自己操作的這台機器的緣故，聽起來總覺得它發出的聲音最高，看起來旋轉得似乎也最快。

將按鈕一按，機器很快就停下了。我仔細量了量成品，“完全合格”，於是滿意地笑了。取下成品，我又把它端詳了一番才輕輕放進成品堆里。待轉過身來拿刷子刷機器上的鐵屑時，奇怪的